

1991年国庆前夕，电视台编导通知我，准备去周浦卫生院采访老寿星苏局仙。我兴奋极了，因为这位百岁老人是前清秀才，当代书法家，为人善良，学识渊博，我一直盼望有机会目睹老寿星风采。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了，导演在车内谈戏，他要求我扮演一位满头银发的老翁，去探望老阿哥——百岁老人苏局仙。听罢导演阐述，我就开始化妆，走下汽车，我已经俨然一位古稀老人。

有人引导我们走进苏局仙的特别护理室，站在门口迎候我们的是苏老的儿子，年近八十的小苏”，他告诉我，苏老知道今天“王小毛”要来看望他，特别高兴，已经问过好几次：“王小毛啥辰光来？”

我好生激动，拨开人群，只见这位满腹经纶的老寿星端坐在藤椅上，脸色红润、神态安详。只有一点令人费解：这位百岁老人，头上竟戴着一顶没有帽徽的解放军旧军帽，显得很滑稽。“小苏”见我惊讶，忙解释道：“老太爷已经五代同堂，年前一位孙辈从部队转业回沪，特地送一顶军帽给老祖宗作纪念，老人十分珍惜，一直戴在头上。”

我走上前，紧紧拉着老寿星的手，大声问

好：“苏老，您好，我是王小毛……”

“噢，王小毛……”苏老定神朝我看了一眼，迟疑地问道：“你是王小毛？今年高寿多少？”

我一愣，再朝自己身上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当时我身穿土布衣服，扮演老人形象，难怪苏老以为我是“伪劣产品”。

幸亏“小苏”在老人

拜访老寿星

王汝刚

耳边解释：“伊是正宗王小毛，扮个老头子演戏。”

我接口说：“今天托你老寿星的福，来演你的弟弟。”老人一脸正色地说：“我弟弟？他早就死了！”

导演顿时笑弯了腰。

为了让苏老的形象更加清晰饱满，我征得“小苏”同意，摘下老人的军帽，随手戴到自己头上。

导演先让苏老对着镜头向观众问节日好，苏老非常稳健，操一口浦东方言说：

“大家好，今年是……国

庆……”转身问儿子：“国

庆多少年？”

“小苏”提醒他：“42周年。”苏老重开金口：“今年是国庆……”又转身问：“多少年啊？”

导演见状忙说：“您就随意谈谈感想吧。”没想到，我有耳福，听到苏老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地说了一段文言文，大致意思是：国庆将至，普天同庆。吾等草芥小民沐浴承

恩，安居乐业。愿国运昌盛，最后三呼“国寿无疆”。

苏老饮几口茶后，主持人开始新一轮采访：“苏老，您最近身体好吗？”“身体不太好……”

苏老回答得很干脆。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位老太太自说自话对苏老说：“啊哟，侬要讲好身体交关好。”

主持人重新问道：“苏老，最近身体好吗？”

我清楚地看到苏老皱了一下眉头，开口道：“我身体……”他运足一口气，让余音在空中逗留片刻，然后悠悠地重重落下：“……总算还好。”

我情不自禁走上前，朝着苏老双手作揖：“精彩！好一句‘总算还好’。”其实仔细想想，提这个问题确实为难苏老，如果老人回答：“身体蛮好。”这分明是假话，既然身体好，为何住医院？如果老人回答“身体不好”岂不大煞风景？“总算还好”，既避免讲假话，又符合拍摄意图。

一个人能活过百岁，无论怎么说，也是属于“总算还好”的。

我不知天高地厚，恳请苏老留给我墨宝——只要一个字。苏老欣然答应，只见他大笔一挥，一个龙飞凤舞的“龙”字跃然纸上。我如获至宝，向他鞠躬致谢，然后拿起墨宝就走。

谁知苏老竟一把拖住我，他指指我的头，又指指自己的头。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只顾高兴，竟忘了把戴在头上的军帽还给老寿星了！

我走上前，紧紧拉着老寿星的手，大声问

那还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先生买了一块和田玉送给我。那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籽玉原石，瓜子形状，部分带有枣红色皮。凭心而论，初一看，我并不怎么喜欢这块玉，玉质一点也不油润，涩涩的，枣红部分的边缘还毛毛干干的。我嗔怪先生看走眼买贵了，就随便穿条绳子挂在脖子上。

谁知道戴的时间长了，这块玉竟然慢慢起了变化。白的部分渐渐变得温润起来，好像不断有油从内部往外冒，枣红皮也越发艳红，仔细观察还能看到玉石表面的玉毛孔。我越来越喜欢这块玉了，也从心底里佩服先生的眼光。我想，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谓的“盘玉”的道理吧。或把玩，或佩戴，通过人的肌肤和玉的“亲密”接触，人气与玉质相互融合，才能把玉的内在美“挖掘”出来。

有一天，我和先生一起去逛静安古玩城，很巧又碰到当初卖玉的新疆人。他看到我挂在脖子上的玉，都不敢相信就是当初我先生从他手里买去的那块玉。新疆人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赞不绝口：太漂亮了！他还再三要求高价回购这块玉。我连忙摇摇头，这块玉和我相遇，就像我和我先生的相遇，是千年等一回的缘分！

我觉得原来的结绳已和这块玉不相配了，尝试换了好多种结绳都不满意。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

在杭州的一家店里给我找到相匹配的。现在，这块玉由内而外发出一种含蓄的光泽，加上绳结之美，我越发钟爱它了！我把它比喻成一滴情人的眼泪，让人难以忘怀！

七夕会 影音方园

陶宽汝 男旦
(历史称谓)
昨日谜面:文虎集
(舞剧名)
谜底:《藏谜》(注:
文虎,灯谜的别称)

恩，安居乐业。愿国运昌盛，最后三呼“国寿无疆”。苏老饮几口茶后，主持人开始新一轮采访：“苏老，您最近身体好吗？”“身体不太好……”

苏老回答得很干脆。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位老太太自说自话对苏老说：“啊哟，侬要讲好身体交关好。”

主持人重新问道：“苏老，最近身体好吗？”

我清楚地看到苏老皱了一下眉头，开口道：“我身体……”他运足一口气，让余音在空中逗留片刻，然后悠悠地重重落下：“……总算还好。”

我情不自禁走上前，朝着苏老双手作揖：“精彩！好一句‘总算还好’。”其实仔细想想，提这个问题确实为难苏老，如果老人回答：“身体蛮好。”这分明是假话，既然身体好，为何住医院？如果老人回答“身体不好”岂不大煞风景？“总算还好”，既避免讲假话，又符合拍摄意图。

一个人能活过百岁，无论怎么说，也是属于“总算还好”的。

我不知天高地厚，恳请苏老留给我墨宝——只要一个字。苏老欣然答应，只见他大笔一挥，一个龙飞凤舞的“龙”字跃然纸上。我如获至宝，向他鞠躬致谢，然后拿起墨宝就走。

谁知苏老竟一把拖住我，他指指我的头，又指指自己的头。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只顾高兴，竟忘了把戴在头上的军帽还给老寿星了！

我走上前，紧紧拉着老寿星的手，大声问

张冠李戴

王锦

局，见我进来，他一边示意我坐下，一边继续聊他的那盘棋，我坐于一旁静听。没过多久，一盘似乎无法救治的残局已在他的口中起死回生，出现大逆转，进而取得胜利。

侃完棋，他就为我诊疗，诊断没错，是牙周炎。接着开了一瓶牙周宁和一瓶甲硝唑，然后对我说，要想根治，平时还得用洁尔阴洗液在睡前和饭后进行漱口，以保持口腔清洁。我当即提出质疑：“洁尔阴不是妇科用药吗？”

他答道：“没错，但每一种药都不只是一种功能，洁尔阴就是牙周炎的克星。我是医生，我还能不懂？”我便无话可说。

回到家，仍对洁尔阴有疑惑的我忙不迭地打开电脑，欲看个究竟。鼠标一点，真相大白，成都某集团生产的“洁尔阴洗液”的功能是：主治妇科疾病，对皮肤病和性病亦有显著疗效。该集团还有一种系列产品——“口宝含漱液”，其药理功能的说明是：牙龈炎、牙周炎及口腔溃疡的克星。

原来，这对棋道颇有造诣的医生竟将“口宝含漱液”的功能授给了“洁尔阴洗液”，真是张冠李戴，让人啼笑皆非。

我对于好莱坞大片素来感冒，总觉得那是制片商们为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而用大把金钱攒出来的一场场视觉盛宴罢了，没什么思想性可言。正是由于这样的成见，多年来风行一时的灾难大片和科幻大片之一，都与我无缘。近期上映的《蜘蛛侠3》，是我看过的极少数的几部好莱坞大片之一。也正是这部片子改变了我对科幻片的看法，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影片通过一个拥有特异功能的“蜘蛛侠”和一系列人物间的恩怨情仇，通过人物的内心变化及行为表现，揭示了人性这一人类永恒的问题。蜘蛛侠是一个正义的化身，一个人们仰慕的超人，

恩，安居乐业。愿国运昌盛，最后三呼“国寿无疆”。苏老饮几口茶后，主持人开始新一轮采访：“苏老，您最近身体好吗？”“身体不太好……”

苏老回答得很干脆。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位老太太自说自话对苏老说：“啊哟，侬要讲好身体交关好。”

主持人重新问道：“苏老，最近身体好吗？”

我清楚地看到苏老皱了一下眉头，开口道：“我身体……”他运足一口气，让余音在空中逗留片刻，然后悠悠地重重落下：“……总算还好。”

我情不自禁走上前，朝着苏老双手作揖：“精彩！好一句‘总算还好’。”其实仔细想想，提这个问题确实为难苏老，如果老人回答：“身体蛮好。”这分明是假话，既然身体好，为何住医院？如果老人回答“身体不好”岂不大煞风景？“总算还好”，既避免讲假话，又符合拍摄意图。

一个人能活过百岁，无论怎么说，也是属于“总算还好”的。

我不知天高地厚，恳请苏老留给我墨宝——只要一个字。苏老欣然答应，只见他大笔一挥，一个龙飞凤舞的“龙”字跃然纸上。我如获至宝，向他鞠躬致谢，然后拿起墨宝就走。

谁知苏老竟一把拖住我，他指指我的头，又指指自己的头。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只顾高兴，竟忘了把戴在头上的军帽还给老寿星了！

我走上前，紧紧拉着老寿星的手，大声问

恩，安居乐业。愿国运昌盛，最后三呼“国寿无疆”。苏老饮几口茶后，主持人开始新一轮采访：“苏老，您最近身体好吗？”“身体不太好……”

苏老回答得很干脆。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位老太太自说自话对苏老说：“啊哟，侬要讲好身体交关好。”

主持人重新问道：“苏老，最近身体好吗？”

我清楚地看到苏老皱了一下眉头，开口道：“我身体……”他运足一口气，让余音在空中逗留片刻，然后悠悠地重重落下：“……总算还好。”

我情不自禁走上前，朝着苏老双手作揖：“精彩！好一句‘总算还好’。”其实仔细想想，提这个问题确实为难苏老，如果老人回答：“身体蛮好。”这分明是假话，既然身体好，为何住医院？如果老人回答“身体不好”岂不大煞风景？“总算还好”，既避免讲假话，又符合拍摄意图。

一个人能活过百岁，无论怎么说，也是属于“总算还好”的。

我不知天高地厚，恳请苏老留给我墨宝——只要一个字。苏老欣然答应，只见他大笔一挥，一个龙飞凤舞的“龙”字跃然纸上。我如获至宝，向他鞠躬致谢，然后拿起墨宝就走。

谁知苏老竟一把拖住我，他指指我的头，又指指自己的头。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只顾高兴，竟忘了把戴在头上的军帽还给老寿星了！

我走上前，紧紧拉着老寿星的手，大声问

从学生集资赡养老师说起

周有豪

四川大佛乡小学代课教师蔡光华，整整代了二十四年课，告老返乡后，年无分文收入，生活困苦。十余名学生，其中有在全国各地工作的，也有在本地工作的，纷纷签名承诺，每年每人至少给老师和师母三百元生活费，直至百年。老百年。

喜的是，八十余名学生一条心，表达

感恩之情到这种程度，着实难能可贵。

基金有限，回报老师的心意无限！

忧的是，一位代了二十四年课的教师，退离讲台后，竟得不到分文保障，让其如何生活？他自己和家人会有何感受？如果学生不自发集资赡养，后果如何？

制度，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搞好教育事业的关键，在于教师的努力和奉献。

我们不能只要求教师付出，应该自上而下达成共识。

相关教师部门越是关心教师，在精神和物质上关心教师，特别是对代课教师、借

用教师等不在编的教师，要给予实实在在的关爱。

如何写，在是否落到实处。这就需要建立相应

制度，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搞好教育事业的关键，在于教师的努力和奉献。

我们不能只要求教师付出，应该自上而下达成共识。